



沙漏 II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漏：全3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3
(饶雪漫的青春疼痛)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沙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7544号

书 名 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沙漏 II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李辛辞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2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 288.00元 (共12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沙漏 II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沙漏：全3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3
（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）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沙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97544号

书 名 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沙漏Ⅱ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李辛辞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2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 288.00元（共12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沙漏记得, 我们遗忘的时光。

The sandglass remembers the time
we lost.

· THREE 米砾 ·

我在没人注意的泥土里坚强地活着。

伟大的孤独，无上的荣光。

不爱我，就滚！

如果有天我死了

你就不留余地地忘掉我

世界上的事

就这么简单

——选自米砾的博客《我是最牛X的一条虫》

01

凌晨三点，两瓶百威，一包三五，涅槃乐队的几张碟，N条狗屁不通的短信，凑成我暑假萎靡生活的开篇。

生活太他妈无聊，什么都是虚无的。这就是我目前为止对人生最深的体会。

我放纵我自己，是因为我差点死了。说出来你肯定不信，我都见过死神的样子了，他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张牙舞爪；相反，他很温和，发型是失败的中分，留两撇傻不啦叽的小胡子，脸长得像只过期的柿子。他温和地对我挥挥手说：“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还远远不到时候呢。”于是乎，我就从地狱之门滚回到了活色生香的人间。我跟蒙小妍讲这个段子的时候她笑得气都喘不上来。她的眼睛看着天说：“木脑壳，我发现你真能编故事，草帽都能给你编成斗篷！”

蒙小妍是我见过的最二五兮兮的女生，草帽斗篷这种拙劣的比喻，也只有她能想得出来。就她那点智商，居然还敢叫我“木脑壳”。叫就叫呗，因为我犯贱的时候还挺喜欢听她这

么叫的。说起来我跟蒙小妍的相遇还真有点戏剧化，其实她家跟我家同住一个小区，我们两家之间就隔了几幢房子，站在我家四楼的阳台上还可以看到她家的屋顶。

不过我跟她却是暑假的时候在健身房认识的。我是被人捅过一刀后，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，被米诺凡逼去锻炼。她呢，则是因为太胖，被她妈逼去减肥的。虽说来来回回见过好多次，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对话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像我这样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掉链子主动去跟陌生女人搭讪呢。所以，说出来也许你又不信，我认识她纯属“见义勇为”。情况是这样的，那天天气超热，她不幸中暑了，跌倒在健身房前面的石台阶上半死不活，是我把她扶了进去，给她买了一瓶冰可乐喝。她觉得我这人不错，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。

“朋友”这个词对我来说多少有些别扭，更何况是跟一个女的。但蒙小妍这种女生，只能做朋友，不能做“女朋友”。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：这简直是一定的。

那天黄昏的时候我和蒙小妍在我家院子前分手。她大声地对我说：“木脑壳，再见哦再见哦。”

我望望我的身后，以为她在叫别人。

她“咯咯”笑起来。“就叫你！就叫你！我心里一直这么叫你来着，因为你的脑袋，长得实在太像一块木头了，方方的。”她一面说一面伸出两只手在空气中比划，把自己搞得前仰后合的。

“切！”我朝她挥挥手往家里走，快进家门的时候她忽然又追上来，把握成一团的拳头伸到我面前说：“木脑壳，还你东西。”

我不明白地摊开我的掌心，四个晶亮的硬币依次落了下来。

“可乐！”蒙小妍一面跑远一面对我说，“我不习惯欠男生的！”

靠！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生都是这么能装的！

我摇摇头把硬币塞进口袋，推开门，踢掉我的鞋子进了屋。米砂正在弹琴，叮叮咚咚，咚咚叮叮，吵得我耳根子发麻。自从她转学以后，米诺凡就对她百依百顺，居然给她买了架崭新的三角钢琴放在家里任她小资，可我呢，想要一双GUCCI的球鞋还求了他整整两个月，想来想去，真是不公平。

我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态走到米砂旁边大声说：“晚上吃什么呢？”

她停止弹奏，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。放假这几天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皮肤养得出奇的白。她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眼睛一瞪对我说：“一边去！”而是好脾气地问我说：“米砾，你想吃什么？”她温柔的表情搞得我心里麻麻的，真担心她有什么鬼计谋。

“饿了，吃什么都行。”我咂咂嘴说，“李姨呢？”

“她今天休息。”米砂从琴边站起来说，“你先看会儿电视，我去厨房给你弄，马上就好哦。”

我站在饮水机旁喝了两大杯水，跑到厨房里去看米砂。天啊，她居然做了水果比萨，五颜六色的，馋得我口水直流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她端着它走到我面前来，“愿不愿意尝一尝？”

“愿意效劳！”我很绅士地答。

我坐在餐桌旁，用五分钟的时间解决掉了米砂牌的比萨。平心而论，除了太甜，味道不错。

她坐在我的对面，有些紧张地问：“怎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我抹抹嘴。

她前所未有地谦虚道：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你尽管提。”

“没有！”吃饱了的感觉真是比什么都好，我哪能还有什么意见，那是人干的事吗？

“真没有？”看她的样子，好像挺失望的。

“真没有。”为了避免她再问下去，我狡猾地说，“是叫的外卖吧，不是你自己做的吧？”

她终于笑了，然后看着天花板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：“明天中餐，我要学西红柿炒蛋外加糖醋排骨。菜谱要再认真看一下，对了，还要买点菜籽油和鸡精……”

这回轮到我紧张了。“你别告诉我米诺凡把李姨辞了！我的牛仔裤还要人洗！”

“你应该自己洗。”米砂的视线从天花板上回到我身上，“米砾，你总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”

算算算算。吃她一个破比萨，还要受她一顿训。我从餐桌旁跳起来，准备去上会儿网，因为蒙小妍给我留了她的QQ号码，说回家会发好玩的东西给我看，却没想到刚进书房的门，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

“米砾。”他说，“你干吗？”

是米老爷！他不是人在深圳吗？怎么突然从家里冒出来？该死的米砂，他回家了也不跟我提一下，真不够朋友！

“不不，不干吗。”我一遇到他就口吃。我想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了他一个亿，这辈子才倒霉做了他的儿子！

“我正找你，你跟我进来！”米诺凡说。

我埋着头乖乖地跟他进了书房。他一坐到那个扁扁的沙发上，整个人就陷进去了一半。这个沙发是一个外国牌子的，倍儿贵，但是据说能治疗失眠。前一阵子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他每天起得奇早，半夜也不睡，跟个幽魂似的，一个人在院子里剪花草，把几盆超贵的君子兰全剪碎了。那段时间我刚从医院回来，身体也没全好，白天睡多了，半夜常常睡不着。那晚我听到院子里传来的噼里啪啦剪东西的声音，就好奇地探头看了看，差点没被吓死。你想想，路灯下，一个身穿白睡衣的男人，旁若无人（虽然当时的确没有人）地举着一把大剪子，对着名贵花草乱剪一通，能不让人寒毛直竖吗？唯一庆幸的是干这离谱的事情的人是米诺凡，如若换成女人米砂，我想我是绝对会失声尖叫直到110驾到为止。

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沙发之后，他还真的没再夜游过。就在我充满好奇地观察那个沙发到底有啥特别之处的时候，米诺凡突然发声问道：“出什么神呢？”他蹙着眉头，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。

“没，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楼下那女孩是谁？”

“什么女孩？”我纳闷。

“家门口那个。”

“没，没什么，人啊。”我拉开窗帘，装模作样地往下看。这才明白过来，完了！米诺凡刚才一定是看到蒙小妍了，要是他认定了什么，我知道我就算是跳进全世界最大的桑拿池也没法洗清了。

“别说我没告诉过你，如果你跟别人学谈恋爱什么的，我会打断你的腿。”我一回头，就看见米老爷把自己的腿跷得高高的，还在半空里晃了一晃，把我晃得心里像被鸡爪子挠过似的，又麻又疼，腿不自觉地就软了，站都站不稳。

“放心吧，你看到的那个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”我尽量用放松的口气，平起平坐的口吻，希望能达到米诺凡不对我乱猜乱想的目的。不过我真对米诺凡的审美感到痛恨，居然认为我这样的帅哥跟蒙小妍那个小胖妹正合适。超级无敌没眼光透顶——别说我语法错误，我拒绝整那套。

“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，没事爱捅你个一两刀的？”米诺凡

今天竟然有心情调侃我，真是不得了。

在我短暂而沉重的一生中，尤其是我换牙那段时间，有一天，我突然通过某个媒介，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一个叫作“虐待狂”的词。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词，就觉得它简直是为猛男米诺凡创造的。可实际上，自从我进入青春期，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动过我一根寒毛了。我很难判定我自己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正如他也无法判定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样。

他常说：“我真怀疑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生出来的。”

好几次，我都想打断他说：“我是我妈生出来的。”可我不能说，我相信，那个“妈”字刚刚吐出来，我就会被一把掀翻，就像只烤了一面的山芋。

我乖乖站回他对面。他点了根烟，从身边的工作包里取出一张纸，放在面前的茶几上，声情并茂地说：“我真怀疑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生出来的。你看看你考出来的成绩。我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：无语。”

我低下头，表示哀悼。同时竭力看清我到底考了几分。那张成绩单拿回来以后我看也没看，就直接塞进床底下的鞋盒里了。他在哪弄到的？

“要不是你们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。”

原来！原来！该死的小辫子，多嘴多舌，简直欠揍。

“你现在垂头丧气也没用。你应该面对现实。念在你上学

期住院的情况下，我不过多追究了。”米诺凡把香烟掐掉，拿出另一张纸，严肃地念道，“从明天起，这个假期的安排是这样的：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，补英语。下午三点到六点补数学。八月份，同样时间段，不过上午是化学，下午是物理。晚上的时间给我好好做暑假作业！不许到处乱跑！”

“谢主隆恩。”我低声咕哝。

他大声吼道：“说什么？你给我说大声点！”

“我不需要锻炼身体了吗？”我虚弱地垂死挣扎道。

“当然。周日你休息。不过周日下午四点到六点你要去健身馆。”

我心如死灰，想着不如死了算了。米诺凡的手机就在这时响了起来。他接起来，我趁机把成绩单捏在手里，恨不得把不及格几个字都捏碎掉。

米老爷不知道接的是谁的电话，神情紧张地走到窗外，可以说，我几乎没见过一向沉稳的米诺凡会是这种表情，所以，我敢百分之一百万地断定，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！

我竖着耳朵听，他却几步挪到了房门口。“我知道了，但希望你们保持诚信，不然对双方都没好处。”

他说完，挂了电话，看了下表，提起包，把我一个人晾着，什么也没交代就走了。我都习惯了，他做事说话都是这样，来去一阵风。你还没摸清情况，都已经被他吹晕了。

不过谢天谢地，我总算可以消停一会儿了。我在书房里转